



《一个人的地理》

作者：安歌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年2月

编辑推荐词：这是一本以人文地理为线索的旅行散文集。地域上以新疆、海南两地为主，加之一些其它区域的城镇，以个人的行走与视角，牵引出各地的风物人情、文化历史以及不同的、独特的生活习性。

草原上的路和草原上的马

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城到夏塔乡约80公里，从夏塔乡到布拉特草原15公里。小李是我路上遇到的北京自由摄影师，因为同路，所以搭上了伴。本来我俩是想步行到布拉特草原的，顺便感受一路的草原风光。但这想法后来却遭到了哈萨克族司机波拉提的取笑。

“没有路。”他说，然后他补充，“你们根本不认识那些路，草原上的路都是这样的……”

他一边用手七拐八拐地比划着，一边说：“一会儿是石头，一会儿是土，一会儿是草，一会儿是水。”

“而且，”他说，“要过两条小河，都有这么深。”他用手在身上比划着，开始手比划在膝盖上面，然后就从膝盖比划到肚脐，直要比划到胸口那儿去。

我看得笑了：“水在你身上怎么涨得那么快？”波拉提也笑。

“哎，是这样的嘛。”他说，“有的时候它这么深”——他的手比划到膝上，“如果它一高兴，就这么深”——他的手比划在肚脐上再升到胸口，然后手停在那儿，用眼睛里的笑意看着我：“这么深的时候，它在谈恋爱。”说得我们都笑了：“那它现在谈恋爱吗？”

波拉提说：“我也不知道，它和人不一样，它想谈就谈了，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上了波拉提那辆白色的北京吉普，去看看那和人不是一样的河水有没有谈恋爱。

草原上的路正如波拉提所说，一会儿是石头，一会儿是土，一会儿是草，一会儿是水；而且方向也正如他七拐八拐的手势。波拉提全神贯注地

开车，他的身体随着方向盘扭动着，好像他开的不是车，而是一艘在波峰浪尖上跳荡的船；马达好像也不在那几乎是横冲直撞的车上，而在波拉提扭动的身体里。不，那不仅仅是马达，而是在他的身体里藏着一匹马。我们的头不时地与车顶进行着亲密接触，开始的时候我还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喊，我的腰没有了——意思是腰都快颠断了。

波拉提在前面幸灾乐祸地笑。“骑马，骑马……”他喊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要我们像骑马那样，身体不能死赖在马背上，而要随着马的颠簸让身体不时离开马背，才可以免除颠簸之苦，好的骑手都是深谙此道的。后来只要前面有大的沟或者坡，波拉提都会提前喊，要飞了，要飞了……这时候他开的好像又不是船了，而是一架飞机。我们随着他的喊声，让身体离开车座，果然非常有效。

到河边，水面不宽，也就四五米的样子，水色是白的，水流非常急。对面有一对骑摩托车的青年，从他们卷起的裤腿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下水测过水的深度，显然摩托车是无法通过的。波拉提用哈萨克语和他们讨论着水势。

我问波拉提：“这水咱们的车能过吗？”

“现在不行，”波拉提说，“它们正恋爱得厉害呢。”

“那它们什么时候不谈恋爱了呢？”我问。

“谈着谈着就不谈了，水和人一样嘛，”波拉提说，“人也要做饭、放羊，不能光谈恋爱。水也不会光谈恋爱的。”

当你安静下来，世界就会向你聚拢——正午的草原上，向我们聚拢的还有高原上白花花太阳，田野上草和野花的上方，空气变幻出热气蒸腾起的花纹，在空中移动着，显示着寂静。

不时有人骑马渡过河水。我指着摄影师小李问带我们来的乡村司机波拉提：“你能不能问他们借一下马，我和他，让我们先过去？”

“你们？”波拉提笑了，“你们不行，你们骑，马就不走了。”这让我想到诗人周涛讲过的一件往事。

周涛是会骑马的。年轻的时候，他因有急事骑马到另一个村去，傍晚遇到一条涨水的河。马死活也不愿意渡河，弄得周涛万般无奈。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哈萨克帐篷，就打马过去，寻找帮助。打开帐篷发现里面只有一位黑瘦的哈萨克族老妇人，年龄大概有八十多岁了。周涛喝着她倒的茶，看着越来越黑的天空，心想今晚过河可能是无望了。没想到哈萨克族老妇人听了他说的情况后，立马站起身来，带他到河边。哈萨克族老妇人拉着自己的马，侧身跨上周涛的马，周涛那匹先前面对河水胆怯不前的马突然全身一闪，仿佛通了电，平稳地踏入了河水。马从黑瘦的哈萨克族老妇人双腿夹紧的动作里，听到了指令，知道自己是遇到了真正的骑手——哪怕她已经八十多岁，哪怕她非常瘦小，但马不管这些，它只认真正的骑手，马也是需要从真正的骑手那儿找寻勇气的。但成为一个真正的骑手需要时间。

在哈萨克族的人生礼仪里，对一个男孩而言，他所要经历的第一个重要礼仪就是他的出生礼“齐哈达哈纳”，第二个重要的人生礼仪就是小孩骑马仪式。哈萨克族小孩5岁就开始练骑马了。马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已不仅仅是一个动物，也不仅仅一个陪伴，马和他们心灵相通，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荣誉的一部分。

说着马，河水对面的一个中年哈萨克族人对着河水唱起了那首有名的哈萨克民歌《黑走马》：骑上这种马的时候想到哪儿都可以去/哪里有风哪里就有我黑走马的身影/只要我有梦想/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

“只要我有梦想，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这是多么朴素而美好的诗句啊！

“可是什么是走马呢？”小李问。

“走马啊，”波拉提说，“就是慢跑着的马。走马好像你们‘汉族人的马’里那种桑塔纳，跑起来又稳又快。跑马，跑马嘛——”他转身指着自已北京吉普说：“这就是跑马，有的跑马比我的车好，跑马也有好有坏嘛。”

但我感觉，如果把黑走马的歌改成“如果我有梦想，开着我的桑塔纳就一定可以到达”，这样听起来无论如何都像一则不成功的电视广告。毕竟，比起“汉族人的马”，真正的马是有呼吸、有肌肉的勃动、有精神、有热血，还与人有肌肤相亲……而且，马是会死的，这很关键。

节选自《一个人的地理》

我演《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

影片《流亡大学》拍摄将告完成时，我们还在广西鹿寨，那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说是西安打来的。那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他在电话那端开口问：“请问，您是刘子枫老师吗？”“我是刘子枫，请问你是谁？”对方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继续问我：“刘老师，您在广西的戏拍完了吗？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上海？”我告诉他，我们在广西这边的戏马上就拍摄完，应该很快就会回上海。这时候我又想到问对方：“请问你是谁，找我有何事吗？”于是就听到对方大声笑道：“呵，刘老师，我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叫谢铜，也是‘上戏’毕业的。我们现在有个电影，我是这个戏的副导演，剧本我先寄到上海您家里，您回到家里后应该就能收到，您看了就明白了。”

说实话，刚拍完《流亡大学》，我当时也是累得够呛，马上接着拍片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所以心里就想，现在立马谢绝人家不太礼貌，等回到上海后，看了剧本后再决定吧。

从广西回到上海，一踏进

家，果然在一大堆邮件中看到了从“西影”寄来的电影剧本，里面还附了封信。信中说，现在寄给我的这个电影剧本，是根据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编、由李唯编剧的《黑炮事件》，想请我出演这部电影中的男主角工程师赵书信。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妻子上班，女儿上学，我一个人在家翻看剧本。哪知道剧本还没看上一页，我就被一种异样的感觉吸引了，我已预感到有“戏”发生，就立即放下剧本，关上房门，沏了杯茶，重新坐下打开剧本，开始静下心来细读。整个戏从赵书信的一封信引开，发生了一系列既不可思议又合情合理的事情——从此，他被怀疑里通外国，成了特嫌而被内控使用；已经发配下放，他还全然不知，还认为这是领导对他的关心。后来工厂发生生产事故，以为是德国专家从中破坏，大动干戈，并召回赵书信配合调查，最后赵工发现是由于我们德文翻译错误，误把“轴承”翻译成“子

弹”，才是这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戏的结尾，领导问：“赵工，我不明白，一副象棋没几个钱，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发电报去找个棋子呢？”赵答：“好好的一副棋，少一个挺别扭的。”“可是你这封电报让国家受了多大损失啊！”“是啊，我以后再也不下棋了……”

我被赵书信的善良、谦卑及不公的遭遇震惊了，我情不自禁地鼻子发酸，眼睛流泪。看着看着，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而且是哽咽抽泣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我索性放下剧本，让自己哭个够，等心中的憋屈下去之后再接着看。就这样，整整一个上午，才把薄薄的《黑炮事件》剧本看完。如此激动地看剧本，我还从来没有过，就是以后，也再没遇到过。

我的艺术直觉和灵感在告诉我：“剧本好！角色好！此时不接，更待何时？”我看剧本有个习惯，我很重视第一印象，重视直觉，我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为我以后表演的参考。

第二天，我就和“西影”联系，说我非常喜欢《黑炮事件》

和赵书信。他们也很高兴，请我尽快前往“西影”商谈开机拍摄事项。

我从上海乘机到了西安，一出机场，就迫不及待地对前来接机的制片说：“请尽快安排我和黄建新导演见面。”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后洗漱完毕，就听见有人敲门。开了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位黑发微卷、肌肤白净、一副文质彬彬样子的小伙子。我还以为是来叫我去吃早饭的，不料他先开口道：“刘老师早上好！我是黄建新。”“啊！你就是我急于想见的导演黄建新？”我连忙把他请进房间，还没等他坐定，我们就聊开了，从剧本到角色，从角色到感受，所谈内容都是围绕着《黑炮事件》和赵书信。而且这一聊上，竟然都停不下来，如果不是后来剧组的同志来叫我们吃午饭，恐怕还会一直不停地聊下去。事后才知道那天早晨，黄建新导演本来已安排好，先陪我一起在宾馆吃早餐，然后去试服装和化妆，没想到我让大家空等了。

节选自《痴戏醉墨》



《痴戏醉墨》

作者：刘子枫（口述）

陆其国（编撰）

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编辑推荐词：本书记录了演员刘子枫一生从影的传奇经历，独家分享了《黑炮事件》《天狗》等拍摄的台前幕后趣事。除了影视，刘子枫在话剧、书法、绘画、根雕等多个艺术领域都有着非凡的建树，是影视界全材艺术家。